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九

己未季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經略熊廷弼題爲謹遵

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定官守事職觀遼師所以屢敗不振者皆由軍士臨陣輒逃而將官實先倡之將官逃一不斬而後遂爲常逃一將不斬而衆遂爲常不但不斬也且領軍如故陞官如故皆得逃之之利如之何而不逃如之何而不敗職蒙

皇朝通志 卷之二十九
皇上賜劔許將帥以下先斬後奏職不敢屑越

君命查得逃陣之將有標下右翼營遊擊劉遇節
總兵坐營中軍王捷兩人逃城之將有鐵嶺
遊擊王文鼎一人爲衆心所共憤軍法所不
容者到任甫五日卽會監軍御史陳王庭部
道諸臣單崇劉國縉閻鳴泰韓原善于都司
衙門繫三將于廷下該職問曰昔在撫順從
張承胤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者非
劉遇節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
非王捷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鐵嶺陷而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官
曰然于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情似
可矜職曰主將應與城同死今鐵嶺城何在
防援客將史鳳鳴等五六人何在情雖可矜
皇上法無可赦應斬遂縛出併斬之是日設六壇
祭死事總兵道將軍民人等逐壇舉哀大哭
畢卽將三首遍獻各壇以快死者之心而雪

生者之憤一時居民哀感官軍恐慄始咸知有軍法而不敢玩皆仰奉

皇上尚方威靈而非微職所敢擅行也顧職又思之官軍臨陣先退及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者職得據律而斬之矣至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之律止及守成帥而不及兵備守巡道及查例云兵備守巡官駐劄本城者罷職爲民若非駐劄處止降一級調用苛武縱文恐非法之平

也原國初以來重武輕文如撫鎮曰鎮巡三
司曰都布按有司曰衛府之類一切防守事
務專責守邊將帥者甚重故律例亦重自正
統後始設守巡然亦不過爲查錢糧理詞訟
釐奸弊而設其責輕故律例亦輕及後改兵
備奉有無事修整邊隘補練兵馬有事督率
兵將相機戰守之

勅而責綦重矣今且奴隸將帥一兵一馬一器一
械無不出于兵備之手而責極重不返矣兵

備要作將帥誰敢不作兵備不行將帥誰敢擅行以致今日事事廢壞不曾設一守備者皆兵備官怠玩不任之過也其心以爲卽不幸而失陷城寨安往而不得爲民所以輕玩律例安心立意不肯上緊做事卽如署開原道推官鄭之范棄城而逃猶敢援例具呈以希脫免弛設備之擔開逃城之端則此例實有以導之職聞定罪之法視責任爲輕重今兵備之責旣重于將帥則守備不設之罪亦

當同于將帥更乞

勅下刑部會同九卿科道確議各邊兵備守巡官
應否與守邊將帥同論遂著爲令則人人知
責無可諉法無可逃不敢不晝夜整頓兵馬
器械城池墩臺一切戰守事務以救死不暇
其何怠玩之敢圖而法旣行于文官則武弁
亦益知警懼其有裨于邊務豈曰小補之哉
○經略熊廷弼題爲主帥不堪軍旅乞賜速易併
勅到任駐瀋以保殘鎮事職觀河東地方已失去

大半僅存遼陽瀋陽兩城留得遼陽然後可以存遼鎮留得瀋陽然後可以存遼陽而東規清撫北規開鐵則瀋陽尤爲今日最重要地河東總兵今戴罪李如楨駐守其間終日兀兀莫展一籌將懈士離情危勢急職不敢避臨敵易將之忌終以濡忍而敗乃大事自三路覆師雖三尺童子皆知開鐵先亡如楨新總兵六師不先往據守却乃縮住瀋陽以致兩城相繼而陷自有一定之國法在職姑

不論只如賊陷開原捆載重累奸淫酗酒昏
沉而歸而如楨不能擊其惰一不堪賊陷鐵
嶺東賊與西虜爭殺而如楨不能乘其敝二
不堪不惟不能乘其敝而且虛報西虜三萬
合營致驚遼瀋軍民逃竄幾盡三不堪開鐵
陷時賊止驅掠男婦及貴重細軟之物遺下
老幼及盔甲火器等項無算而如楨不敢收
回盡被西虜檢拾而去四不堪忽報斬獲無
數忽又報止獲數顆忽報東西合營衆寡不

敵忽又報官軍奮勇斬獲甚多致人有割死
虜以報功之疑五不堪賊以二千騎入三岔
口如楨倉卒同河西總兵率領人馬奔至榆
林舖乃止假令是賊誘兵使出而大衆直搗
瀋陽將如之何六不堪地頭撥馬妄報墩軍
烽火妄傳而如楨不能責禁七不堪職恐如
楨壞瀋夜半馳馬赴瀋調度問以傳烽火方法
莫對問以立營方法莫對八不堪防瀋官軍
折毀民房不能禁強割田禾不能禁各將渙

散不能統制軍丁所持皆斷弓折矢朽甲敝
戈而不能整頓九不堪自陳願募遼人守遼
今不能募而且將如栢所遺內丁逃去七八
百名不問不追十不堪凡此不過指其大略
而熟窺其底裏卽人事尋常且欠通曉况軍
務重大那得分明不意中府會議時何故拂
省臺李竒珍楊鶴等議而定用之以至于此
若今又不主持亟遣李懷信來代而瀋陽必
亾瀋陽亾而遼陽隨之職不敢任咎當解綬

而西歸罪

闕廷請樞臣自來經略如怕滿旦犯擾執留懷
信職願往彼收拾使神京無恐草疏方畢適
接兵部咨題奉有李如楨本當拿問究治但
大虜未退扞禦無人姑照前

旨仍戴罪管事着殫心奮力誓死滅賊之

旨職敢不欽遵勉強留用但其人已奄奄忽忽無
復神氣縱使戴罪管事而無心可殫無力可
奮徒知揅死而不能滅賊死更害事此其亟

亟當易無疑確當以李懷信來代別無可易者也至于開原道韓原善初至遼陽卽欲請兵三萬往復開原職壯其志而無兵可遣不得不僑寓遼陽非其所屬委用多碍除團練新兵二千外實無所展其才者職欲委用同總兵彈壓諸將共守瀋陽撫開鐵逃亡漸爲北窺之地終以非其分土不便責成必須明旨着令駐劄瀋陽信地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將共圖瀋撫戰守事宜一面招撫逃亡收拾

軍馬器械等項爲恢復之備則展布有地本
官得預爲開鐵之謀而彈壓有人職亦得少
分撫瀋之慮此今日共保殘鎮急着也伏惟

聖明亟賜施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直陳遼左空
虛之形伏乞

聖明亟勅兵部速議將兵以濟燃眉事遼自三路
覆軻繼以開鐵陷沒猛將健卒堅甲利兵霜
蹄汗血一時殆盡雖有僅存鋒鏑之餘者多

解胄棄馬裸體空身虛有兵數而已臣蒿目
艱危株守遼城六閱月會䟽單䟽請將領兵
馬不啻穎禿楮敝而出關將卒寥寥該臣自
本年三月後經點除四川步兵一萬外惟昌
薊兵六百六十餘員名山西宣大兵三千四
百五十餘員名保河真定兵九百餘員名開
原道募兵一千六百餘員名山海延綏兵二
千五百餘員名總計不過一萬有奇援兵數
止此矣內惟柴國柱內丁及開原道募兵大

半精壯可濟緩急其餘寢貌頽形朽甲鈍戈
折弓爛矢者復居其半雖贊畫劉國縉新募
兵近一萬三千餘人又皆無盛甲無器械空
拳赤體可謂之兵哉我國家金甌全盛兵將
蓄之累朝器械藏之武庫馬匹養之外廐豈
憂匱乏但當事者視東事尚在若緩若急不
能求之卽得呼之卽應夫來如飄風行如驟
雨此奴賊之疾勢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
奴酋之險謀也望月思逞一月一犯搶此奴

酋之定候也向猶奴酋顓力吞噬河東已虞
難支近且陷開鐵復拘執宰酋挾其助兵聞
宰夷部落團聚鐵嶺浸浸有交証之勢矣遼
事至此尚可易爲哉每聞回鄉供吐叛賊李
永芳與賊畫策若待新經略至布置得定猝
難犯搶欲乘其初到攻其無備且稱攻戰不
勝期死于遼城下夫賊勢猖獗東結西連方
有旦暮豕突之形我之援兵東那西借不啻
西江引水之遠遼其及圖乎新經臣一聞鐵

嶺之警倍道至遼陽刻意振刷旬日內賞信
罰必簡兵買馬廣間謀弔死亾巡歷瀋城查
要害之烽火亟芻束之採取施爲次第漸已
改觀惟談及兵馬器械則與無米而炊者等
惟共臣仰屋浩歎而已頃開原道臣韓原善
入遼憤開鐵不守毅然以恢復自任謂當茲
北關望救西虜交構之際宣諭挑激使夷自
爲攻乃目前一大窾會又時屆西成秣穀滿
野借田畝之利招撫逃民爲力最易欲請兵

皇建三萬留一萬駐鐵嶺應援以二萬直趨開原
而黃龍舊物仍復版圖臣與經臣直壯其言
而又無柰無兵無馬無器械何也近據北關
稟報謂奴酋自攻鐵嶺後傾衆連營撫順關
外欲以弱兵萬餘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
搗遼陽又殺朝鮮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
則其志可知已夫此朝不保暮之遼而有此
促襟露肘之勢臣安得不爲之危不獨爲遼

皇土危且爲薊三輔暨神京危矣伏乞 潛案丁十

皇上亟命兵部將總兵李懷信統領本部家丁七百名并已經題過應援兵將朱萬良等帶領薊鎮真保兵四千員名星夜前來以救旦夕之急其續題各鎮兵將更乞

嚴勅速發如期早援以救倒懸之危再發戊字庫見存盛甲鎗刀火器及硝黃諸物專官押解庶幾萬一可保無虞儻遼瀋復蹈前轍天下大事去矣惟

皇上垂聽焉

○禮部司務孫學詩題爲邊報日益危急

廟謨宜出喫緊謹陳愚見以收實用以濟時艱事
臣惟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獨用人行政漫
然不得其要領者其受禍爲最烈則詩詠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者良足思也今奴酋復耽
耽遼陽矣遼陽不守京城當不知何如震動
而臣旁觀今之用人行政有一切當得力者
乎臣不勝其扼腕而有一得焉敬爲

皇上陳之

一守城之人宜留天生豪傑原不易構構而不用猶之無人今在京者儘有才望堪應援急謂宜廉其人留之乃陞者陞差者差致陞辭之人多于朝見之人一旦賊兵臨城東西南北可猝呼與謀耶則留人不可不亟也

一慕義之士宜收草澤之中自有英雄苟以忠義而來我待以忠義如近日李慎言陳繼怡等咸稱死士若干咄嗟可招儻用之果效勝於調募數千里外百倍不效止于不用其人

而已安得遂逆其無用而令之解體徒自隘
其網羅乎則收士不可不亟也
一練兵之任當蚤夫器械弓馬技藝豈旦夕能
一令其閑熟既付一意擔當之徐光啓而御史
之銜猶禁不卽下

皇上豈同考選者一併愛此官耶夫熊廷弼以御
史授兵部侍郎而光啓以十六年詞臣尚不
妨晉九卿乃猶然遲遲直指一命無論無以
鼓有位豪傑而克詰之事悞者多矣則練兵

不可不蚤任也

一海上之防宜酌防海之兵原自有額募而補之亦足以備况風濤奴所不習以我所習禦彼所不習一可當十而水兵亦可緩調以免騷擾以省芻牧也

一土兵之調宜減夫土兵大較嘯聚山箐慣爲劫掠父母妻子牛馬相煦未嘗與大敵爭命於對壘今顧空寨而調能必其來乎來能用命乎况不如數而來則褻我

詔旨而急之有不測之變乎既奉有

成命從少可也

一火器之用宜廣奴兵慣戰奴馬健衝驟然以
騎當之危難取勝而火器實我長技可先發
以制奴之死命苟製得其法用得其人則一
人一砲可當一勁將一砲之中一子可當一
勁卒一里內外飛殺賊兵計砲一千抵精兵
一萬近柴國柱所請當速運赴都城之內更
宜多置至用火器之人練兵者尤宜着意布

籌通石畫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列有層數相繼有踈密點放有里候務手與
器習器與敵相當是不可不重謀也

一守城之具宜備彼百計以攻我亦須百計以
守一不能應事卽去矣守城有弔操以拒攻
車有抵篙以禦雲梯有弔車以便游兵上下
有火毬以防夜襲有柰何木以禦攀越有兩
竿閣籬以禦梯鈎諸如鐵蒺藜火鼠穴西瓜
皮砲之類不可枚舉可漫置不講直待臨事
措手不及耶是守具不可不備也

對一調募之行糧宜預近見西鎮之兵經過都城
赤身枵腹莫可控訴儻非山西巡撫解有千
金涇陽之變卽在目前此後募調者源源而
來若仍前不爲支給輦轂下可忍言乎蓋司
馬調募當知會戶部司農籌餉宜照管兵曹
慎勿彼此不相貫也凡此數者無甚高論然
皇上於戰守之計或切中一二其大窾係實在

皇上臨御

皇上不肯與羣臣一面無非謂天下事一票發足

了而不知臣子精神意氣非望見

皇上天顏不振非諦聽

皇上天語不悚譬之心竅靈而耳目手足乃能各效其官伏惟

皇上於一具內卜一二日於一日内卜一二刻出御文華殿吐緊關數語作臣子忠義而退則何事不舉何敵不破而顧甘以靜攝增憂患何哉

臣一念芹曝之忠昧死上陳願

陛下敕下當事諸臣再加酌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虜警告急薊門
留將非宜敬陳末議以佐

聖斷以救危邊事竊惟制治於未亂在審安危而
救敗于垂危在權緩急今日之勢朝不保夕
莫急於遼陽遼陽不保而後薊門有土崩之
患震及京師始無寧宇故醫病者急則治標
而撲火者甚則毀屋未有一身一家之事自
分胡越而迫禍患相棄也邇聞奴酋又乘延
弼規畫未定空巢而來掩其不備又見按臣

陳王廷疏稱據北關金白稟報謂奴酋自攻
開鐵後傾衆建營撫順關外若以弱兵萬餘
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搗遼陽又殺朝鮮
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若是則奴謀甚狡
轉盼大舉半壁欲摧卽廷弼饒有方略然兵
單分守則烏散多驚旣難當豕突之勢而棄
瀋固遼將齒寒受病豈能抱柴立之身所恃
居中策調相機進止阨險設伏運奇擊強此
惟總兵李懷信智勇能辦必欲執留于薊門

而以遼左爲孤注恐一擲而盡入于奴天下
事尚忍言哉職非不知滿且諸虜蠢蠢思動
如撫臣劉曰梧關臣董元儒身在事中臚列
警報設慮甚長但薊門距京師猶在肘腋聲
息相援卽簡將增兵近而易索蒐而多應以
視遼之孤懸天外在遼諸臣之委肉虎吻者
難易生死較若列眉而又有見于經臣忠肝
欲碎血眼幾穿不得不與爭旦夕之命而圖
社稷之存也故懷信宜星夜兼程往代李如

書通考卷之二十九
十一
楨其朱萬良宜遵

明旨遄往無逗遛而觀望也蓋今日將官避遼如
避湯火往往虛喝巧躲張皇蒙蔽等君命於
弁髦視國事如兒戲此風一倡尤而效之將
見自亂安問夷狄伏乞

皇上赫然獨斷

勅定李懷信朱萬良刻期出關庶幾法令嚴明軍
聲整肅危遼可保其薊門統領大將及兵馬
頻調應援空虛可慮亟宜速選干城廣募買

補以練訓于平時而折衝于千里然度今日
之遼兵弱馬羸器械朽鈍雖有調募如驅羣
羊必不能與虜格鬪僥倖取勝惟是以奴策
奴以夷攻夷如職前䟽及臺臣王象恒科臣
姚宗文官應震纒纒訐謨切中肯綮乃近日
西虜爭構北關望援其氣可乘其怒易激若
天假我以機會湊合巧妙是在經臣務爲寬
深不測之量使詐使貪運籌股掌而有道臣
韓原善毅然力任當今赴瀋彈壓諸將南固

遼陽北規開鐵漸底成功然信地不責成則
各道失事多卸罪于諸將而寇未至則泄泄
怡堂志隳整頓職謂守備不設文武道鎮宜
均任其責而後能激勵共圖恢復更祈

天語申飭無事寬假以作疆場之氣而壯忠義之
膽母曰經略任事便足駕馭自委其轡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事維新有機兵餉報
數宜確敢陳公明易簡之法以破積弊以永
圖治事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

無損奴酋秋毫而加徵搜括遍於海內臣部
疾首痛心極矣除前請

旨行查外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
數尚容另疏申明以資經略閱視諸臣覆覈
然亦不過遺契之僅存顧未必能使散盡之
金復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
于經略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于
經略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備敵則不勝其
少喫餉則不勝其多前日遼東之餉一索則

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遲一發則用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故兵分于各道而所取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于餉司而所養者各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城餉分兩項新餉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知非新兵之卽兵而兼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則以新而濶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又遞加至一兩二錢則

以舊而溷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遞加往開原者一兩八錢鐵嶺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開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等者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雙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以至年終并不用一行字奏報年例之循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果如不問可已耳卽大地盡作金錢難填此無底淵海必欲問之不惟掣肘之嫌予人口實抑且脫巾之禍立取身殃此其道將

安出哉臣爲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
之之時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
無互覈之權其惟經略乎蓋餉司所據于各
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當卽據花名乎畫
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
于彼多索餉則不得少載兵彼多載兵則不
敢頻失事此可以功罪按者也彼據調募則
不敢諱逃亡彼見逃亡則不能昧存省此可
以情形揣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卽

不吐實于他人能不吐實于經略乎而經略
先爲責實則各道不敢虛名覆車伊邇換局
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有開口告人之
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經略一也
法者何遼兵雖衆惟有新舊兩端遼地雖寬
惟有河東西兩路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
道河西分廣寧寧前兩道而道盡矣某道屬
分城若干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堡內外
舊兵若干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

食幾錢者餉銀若干幾兩者餉銀若干而餉
盡矣如是種種之數斷自經略交代前一日
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見在之兵見食
之餉編造總數撒數冊報經略其冊務要直
截簡明先開一道所屬凡城堡兵餉合爲一
道之總則總數也次分城堡某城凡兵餉爲
一城之總某堡凡兵餉爲一堡之總就中卽
撒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標下某門下
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

紛紛名色猶如捉鬼捕風漫難稽考所當痛
革此冊造就留經略覈實掛號印發餉司餉
司照膳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道冊轉申到部
卽將冊內各道分管城堡兵餉總數另具一
揭發抄其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
增減定令各道每月一次冊移餉司餉司每
月一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或使朝
野內外曉然皆知遼東凡道城堡兵餉一一
燭照數計在目前而後呼吸可以相聞緩急

可以相赴從前關鬲不通之病至此都除若
道冊不經經略仍是前此花名揭抄不遍長
安又與舊套循環無異則經略得而問之臣
謂今日問餉之法不得不關經略二也時者
何見在遼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
矣援兵在途又有行糧比其到遼必須着伍
因而問之山海關曰某日某處兵若干出關
問之三岔河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
過河問之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

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其某堡管內應食
某項餉銀問之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
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管內開食某項餉
銀除餉司各道收造入冊一月一次彙報外
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驛報
抄傳不過出片紙附便郵而行糧可算着伍
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汶汶矣出關過河到遼
着伍固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初創立此法
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問餉之時不

得不乘經略初到者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
煩動色當事不嫌掣肘將卒不等脫巾而餉
自可節兵自可精但責經略而已此臣所望
于經略者不綦厚乎然臣非漫言也經臣昔
按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讀其奏繳新餉
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
無兵同其何裒于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爲新
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
有爲新兵而增之名無爲新兵而食之實恐

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充數邊吏影冒而在
營旅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嗟此十年前
因病下藥之言而今日膏肓之痼殆復過之
再讀其屯田修邊一疏有云內地千零萬落
北盡南空洶洶皇皇共欠一反漢以匈奴千
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
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墟古
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于邊鄙終于腹裏者
嗟乎此十年前剗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板

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哉夫經臣于十年前
籌邊憂國蚤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
須實餉一切剔蠹釐奸豈俟臣詞之畢而臣
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昔日之內地今
日之兵餉又非昔日之兵餉經臣前日言之
則蚤今日圖之則晚矣宋儒有言必有體國
之人而後可以獲治兵之效臣望經略之臣
今日治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
生靈之福豈臣一人私幸哉除臣一面劄行

餉司外事關經略者伏乞

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設誠行之遼事尚
猶可爲臣部尚猶可應不然臣力竭矣臣之
罪亦甘之矣其如我國家何其如遼事何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再陳兵餉之計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維封疆事職觀前日三路進兵
我兵多于賊而反爲賊所敗者由于部分不
明偵探不實而師行無次第故也計興師一
年有餘我衆未及八萬而用過金錢近六百

萬由于校閱不精支放不一故也兵興以來
言兵言餉章滿公車而未見有一毫可紀之
實由于議者太多任者不力戶兵工部互相
推諉但求一身之無事未及大計之安危也
職以爲欲安京師莫若練京兵但泰寧侯老
矣一切軍旅之事盡付之協理爲政分弱者
以乘城教強者以出戰苟赴湯蹈火之士得
五萬人焉則軍威自振矣滿且一婦人勾引
非類敢于窺竊職以爲欲安薊鎮莫若存恤

屬夷而速修臺堡昨者洪水衝決之地督撫
當親自查覈誠能憑藉險阻逸待勞飽待饑
俟其氣竭而擊之未有不可勝者遼人累敗
氣弱病在兵力薄耳然商賈既少流寓又多
調和既難安插不易則又患在兵多爲今之
計在經撫閱視三臣總計遼東新舊兵共得
幾何分爲勇怯中三等得軍幾何便知用餉
幾何卽如瀋陽一城總計城守及哨路之人
共若干其孤兒寡婦應優卹者共若干一處

明白則處處明白支放自清楚矣四方調募
之兵既至都下當有以養之每日支通倉糧
一石此事勢必不可免者但議金錢應于何
項支給耳遠兵未必得到近者當差官催促
如盔甲火器等項已奉
明綸督發矣而戶兵二部尚未見有專官督運漢
塞瓠子河侍從要官咸抱薪負土而後克濟
此何時也而彼此推諉體貌之細事乎兵部
題知之事已奉

俞旨矣如姚宗文原爲奉

開原縣

旨查閱者也但當明白註定駐劄何處料理何項

○

疏一入則事可辦耳當此之際豈宜從容流

覽奔走真定保定之時哉職聞天道予順正

臣子立功成名之日而無奈將士之恇怯何

兵事尚詭尚速而無奈臣子之從容迂緩何

兵取諸紙上之空名而不知其綜覈餉取諸

民間之骨血而不察其實用大臣小臣但求

免于人言而不顧歲月之後事勢云何詔屢

改而人不知所從議日多而虜笑吾之拙事
可勝言哉職願

陛下斟酌人言獨決大計當行者毅然行之當覈
者斷然覈之有竒才俊氣者登之浮言防務
者逐之庶乎

國家尚有神氣而四夷尚聞風知懼也

○巡視厰庫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雲南道御史俞
首查誨爲查解軍器關繫非輕謹循職掌以覈實
命首用事蓋自三路挫劔開原鐵嶺相繼告陷全

遼軍器盡沒虜中欲以赤體空拳之人而當
驚發鯨吞之衆不待對壘而我軍已無生氣
遼陽危若累卵矣頃以經臣熊廷弼請發軍
器職等職掌攸關謂宜躬自檢閱俾無朽鈍
以資捍圉若火器一項非逐件試驗恐運至
遼陽臨發炸損反受其害且脚價不貲虛擲
金錢是以寧甘勞役不憚瑣屑欲詣庫局精
覈檢查異運一器有一器之用而蚤一刻濟
一刻之危也乃補牘未幾忽奉

聖旨這所奏盔甲器械鎗砲等項自有成規如何
差官檢閱着遵照舊例行該庫局照數給發
不必更置以滋煩擾欽此該職等看得兵仗
局專貯火器乃內禁邃密之所非外庭諸臣
得以輕入如果該監軫念危邊發皆堪用職
等可以不問若塘塞故事多以遠年朽壞之
物朦朧一時則三軍生死于是焉係職等豈
能嘿嘿坐悞封疆則兵仗局火器查有損裂
卽與兌換無容另議若戊字庫每次收放職

等親履其地載在會典職不可曠矧此番稽覈較之平時宜加慎重已經移會初四日檢發如數而止儻火器不及原數合照部臣議酌量盈甲王恭兩廠現貯三四眼鎗佛朗機等項湊足分作兩運前以驛遞困疲遂至愆期悞事今兵部議委刑部司官馮時行一員合以盈甲刀鎗爲一運刻期出關其砲銃佛朗機等項俟旬日放驗無炸工部應委一司官押領二運刻期出關蓋議委適均彼此不

得爭執而賢勞各任轉輸又不併壅其能督
率蚤至者另議優敘違限騷擾驛遞查實題
叅至于脚價煩費取給驛遞如螳當車鮮克
有濟經臣議先發銀于各府州縣預僱夫車
以俟非獨甦疲抑以速運而兵部又議所屬
州縣先行借給事完聽總督衙門銷算議補
但令武庫動支變產銀置辦包索噫驛遞各
官既知疏請預發豈肯借給且朝三暮四補
完何時徒費司官調停究竟道傍稽悞及今

酌議當如商賈僱騾法自京僱起每騾一頭
馱載二百五十斤一日可行百里更得迅速
而現給時價不使奸胥侵牟是在司官奉公
約束早竣斯役乃所運腳價推諉無着職等
查得修理十六門軍器原估該銀二十六萬
餘兩先奉

明旨兵工二部四六分出罔寺應協濟銀十萬餘
兩項以各監督苦心節省僅費銀三萬餘兩
則罔寺當以二萬補償于工部今事迫勢窮

計無復之合儘補償數照僱騾價支取馱載
其包索等銀仍如部議取給庫司猶有不足
議于節慎庫湊給且以軍器節用之銀而充
兵部運車之費總屬王事同舟共濟難分彼
此是職等目擊時艱心懷軍國故爲條分縷
析斬于救渴療饑儻兵工猶有藉口設難支
吾當執白簡而議其後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
支謹一一備陳其狀仰乞

聖明省覽俾作區處事職按遼東見在兵有四種
一曰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爲錢乙
用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
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
餉粧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形也一日
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遼陽道所屬清寬
撫巖一帶全額亦亾卽職標下左右翼兩營
亦併亾至于各鎮額軍或死于征戰或圖厚
餉逃爲新兵者又皆亾去其大半此額兵之

形也一曰募兵傭徒厮役遊食無賴之流幾能弓馬慣熟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糧有名及聞賊犯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一曰援兵各鎮挑選誰肯以堅甲利兵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堪入眼而事急需人又不暇發回另換精壯此援兵之形也

皇上以爲有兵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自喪敗以來
總兵以下副叅遊都備守以至中軍千把總
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遼
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今殘兵零碎皆無人
統率而贊畫募兵萬數千人卽求一世職爲
中軍千把總分布管領亦不可得况今一二
見在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紂久廢之
人一聞賊至無不心驚膽喪者

皇上以爲缺將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良馬數萬一

朝而空今太僕寺所兌寄養馬既多瘦小兌
買管驛馬更矮小不堪兵部主事王繼謨所
市宣大馬並無一匹解到即見在馬二萬餘
匹半多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
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
死者以此馬愈少而倒損愈多

皇上以爲馬匹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堅甲利兵長
鎗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
絃箭皆無翎無鏃刀皆缺鈍鎗皆頑禿甚有

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今開局打造旣無鐵無匠而疏討庫局所貯又急不能製

皇上以爲器械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使軍無畏賊之心遇賊而能抵對一陣扎營而能站立一時守城而能固拒兩三日以待救援亦可少挫賊銳今皆聞賊而逃望賊而逃先賊而逃頃聞北關信息而各營逃者日以百十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職猶得以重法

書通研書 卷之二十九
繩之今五六萬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
吳軍令亦難禁止

皇上以爲軍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又使民有仇
賊之意各顧身家性命同心協力效死固守
兩三日待救援亦可少沮賊望今瀋陽皆已
逃盡遼陽先逃者已去不復返見在者雖畏
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職安能保况遼人浸染
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
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爲奸

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則雖職以哭
泣感之而亦不動

皇上以爲民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凡一切軍法
職能行于各將而各將不能行于欲逃之軍
皇上責令喂馬不聽責令收拾器械不聽心心念
念只想一走而各將其柰軍何凡一切應行
事宜職能行于道府而道府不能行于欲逃
之民諭以守城不聽諭以挑濠不聽諭以採
草斫木等事一一不聽心心念念只想一走

而道府其柰民何今各將沒法但拚云一死
了事道府沒法但恨云遼人捨得數十萬性
命我豈捨不得一箇性命光景如此職其柰
道將何

皇上以爲各官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令
皇上于撫順初失時用職職力猶能處賊以保全
皇上遼卽開鐵未陷時用職職力猶能禦賊以顧
北關而今職不能制賊矣職不能保遼矣職
卽欲請兵請將而當事大臣不能主張撫按

不肯調發如李如楨喪盡軍威而兵部偏要用之于遼李懷信原議代楨而兵部偏要用之于薊朱萬良奉

旨援遼而兵部偏不催令赴任當事舉動大率如此卽舌敝筆禿請發何益况賊乘勝長驅遼陽存亡只在九月中旬上下卽發李懷信等星夜前來恐亦緩不及事職卽欲請

皇上下發帑金數百萬召集天下材勇兵將一二十萬來滅此賊而遼陽旦夕存否難期恐亦

不能待也顧職又思之漢唐以來建都皆在
中土遼雖時附時離無關輕重今遼地實爲
神京左臂萬一不測剝牀及膚當是時無論發
內帑萬萬金求贖此一塊土不可得卽求保
陵寢一日之安亦不可得職疏地方軍民情狀字
字真情語語實錄伏乞

皇上俯賜乙夜之觀作何區處以救遼危于旦夕
職無任哀懇急迫之至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北關已陷遼左益危懇乞

聖明亟圖修備以保

宗社事頃自三路喪師以來奴酋之猖獗日甚一

日會議之日又誤用李如楨爲帥退縮不前

一籌莫展致開原鐵嶺相繼敗亾屯堡之陷

沒殆盡遼瀋之禍患剝膚如楨之罪可勝誅

哉今幸有經略熊廷弼到彼任事號令一新

壁壘生色又用李懷信往代如楨遼事或可

望其收拾乎但北關勢在奴酋肘腋之間可

以搗賊之墟可以掣賊之肘奴之步步蠶食

全書通攷 卷之二十九 三五
不敢遽然而西者畏有此耳今不日之間北
關克陷賊復何所顧忌而不長驅以來乎

皇上近亦留心遼事矣然遼之章奏下者十之六
七不下者猶十之三四至遼事外漠不動念
賊來則急賊去則緩

皇上之意得無惑于宵小逢迎之語以爲賊志在
搶掠財物而無大志乎賊之爲患止在遼東
而于京都尚遠乎然賊之修噐練兵已謀于
數十年前稱王建號近又僭竊無忌且姦細

滿地旣探山海兵馬若干又探劍門虛實若
何旣探旅順糧草若干又探管糧職官爲誰
此其爲謀未嘗一日忘內犯者且攻尅城堡
所向無敵遼人落膽勢若破竹恐不月而遼
藩不月而廣寧又不月而山海至古北口潮
河川一帶外無邊墻內無強兵京師薊門之
間尚得安枕而卧乎彼時

皇上亦將安所之乎昨經臣熊廷弼請調將官姜
弼等并薊兵二千當令帶領內丁星夜出關

急行應援至各邊鎮之見任廢棄等官俱望
速爲起用俾刻期東行以充遼左統軍練兵
之用乃爲第一喫緊者邊報旁午內地戒嚴
京營之軍或上城防守或城外列營預派信
地以備將來當事諸臣已有成議尚可姑徐
徐乎調募之兵次第雲集精選訓練不容少
緩軍士糧餉多所冒破稽查清理不可無人
徐光啓姚宗文加銜閱視之命是尚可遲遲
乎薊遼總督身任封疆關係遼事最重大者

彼既決意求歸卽當速爲更易部覆有日

俞旨杳然當此危急之秋尚可泄泄從事令之進

退維谷乎川貴土司之兵旣無安家銀兩又

苦道路迂長人地不宜勢難猝至或酌用其

半或善爲調停在樞臣與撫按早議而裁決

之勿耽延誤事而置遼左于度外也昨陝西

之兵沿途騷擾商賈罷市居民逃竄甚至幾

釀大變而州縣各官只得隱忍調停者聞李

懷信之兵有自山西來者每日止發兵三百

名統以一官每日定行一站有違限者定行
網打如此則每縣每日止客兵三百名庶人
少不敢作亂地方無搶掠之苦且免生意外
之變是在樞臣移咨各處撫按並領兵將官
遵照是規而已昨計臣暫停金花銀兩無非
救遼事以救國家者乃罰及司農降及司官
是但知金錢爲重而不知邊事爲尤重也昔
庚戌之變趙貞吉示諭營兵斬虜一級者予
銀百兩費銀十萬虜可殺盡

肅宗乃予銀五萬使散各營以易虜首乃各營將士拒絕而不敢納貞吉復捧銀而還定急迫之際卽有黃金百萬欲買一軍作一護衛而不可得者昔鹿臺鉅橋竟何益于商之國祚乎發內帑以助今日之軍餉不能不仰望于皇上也今遼左之事一切付之熊廷弼矣凡應用兵將應用錢糧務足付熊廷弼之手使得展布施爲毋得怠緩坐視彼此推諉誤廷弼以誤遼東誤遼東以誤國家是在

勅諭當事諸臣加之意耳更祈

皇上御文華殿面諭羣臣如何足兵如何足餉如何戰守以求救遼之策凡章奏之入釋去疑心朝上夕下務使臣工濟濟庶務畢舉而天下事或猶可爲乎

○管理太倉銀庫戶部主事劉榮嗣揭爲封疆多事庫藏空虛謹陳目前不支之實將來必窮之患乞賜從長酌處以濟時艱以裨國計事竊照奴酋犯順增餉養兵一歲之間經費銀

三百五十餘萬兩此三百五十餘萬所養不足九萬人近以兵部調兵募兵之疏大約計之不下二十萬人計餉當用八百萬兩而今日處餉之時勢事情與去年相懸遠甚去年皇上東顧慨然發帑助邊今則以借金花逢譴怒矣去年借支各衙門積餘錢糧總給戶部之用今則瓶罍俱罄挹注無從斗水同于西江抱蔓苦于三摘矣去年止調兵各鎮今則並募兵各省地方原無此項錢糧不得不從中

解發以濟用乃所以急餉者謂有兵不可無食耳孰知已耗于未有兵之前耶去年海內豐登又平居安富之餘雖云竭澤而取猶有澤可竭今則民窮不堪再賦水旱幾半域中苟且權宜之計原可暫不可常凶荒困苦之民又宜安不宜擾覺根本動搖之患大于奴酋而賑恤百姓之心急于禦虜卽仍求三百五十萬如去年之額萬萬不能况倍之乎此措處新餉之難也而太倉舊賦實亦坐此受

虧蓋太倉一年之纒入總四百萬遼鎮一年
之新餉出自民間者復二百二十萬百姓之
財止有此數加派急卽名曰加派抽扣急更
名曰抽扣其實卽往年年例之貢也往年四
百萬中尚多拖欠今欲六百萬外一無欠少
豈必得之數哉將恐新餉日增正貢日減新
餉日急正貢日緩爲諸邊憂方大耳自職受
事以來已及三月一年四分之一出入俱當
一百萬而解到止六十萬兩卽以齋捧帶解

一節論往年大約三十萬今止六萬有奇而今日諸邊之危又與向時不同薊密永昌

陵京屏障滿酋入犯集兵設防按節趣餉分釐難缺復時刻難緩者也而無以應宣大兵悍獨甚而餉欠爲多近以鼓譟成風大同又七年不貢之虜需賞一旦誠朝不及夕之勢矣而無以應陝西諸鎮去此較遠領餉諸役有守候半年者該鎮望餉之急應與近鎮無異卽諸役疾言怒目憤氣苦情可得度外置之乎

而無以應新餉之急在遼舊餉之急亦在遼
新餉之爲遼而發者職受事後凡九十餘萬
其舊餉季當十三萬解發纔有八萬夫遼之
餉尚可分新舊爲有無哉而無以應更有難
者山陝諸邊調兵援遼則有料草行糧之費
薊昌諸邊徵調在門經過在途則料草行糧
而外兼有供應之費諸邊向無新餉是以自
贍不足之饘粥復奪而應隣人之饑也則舊
餉病若使并支新餉是以目前欲斷之溝水

復分而灌遠方之田也則新餉亦病調者在
遼已增新兵之餉調者之家在本鎮仍支內
顧之糧是一兵有兩兵之費空籍冒實伍之
糈也舊餉與新餉俱病俱病則俱急舊餉適
當其窮則益急而亦無以應循例而索之九
邊有辭于太倉計時而望之太倉難幾于郡
縣九邊之言曰泉竭自中太倉之患曰池竭
自頻今似謀遼而不及諸邊憂諸邊而不及
太倉卽憂太倉而不及百姓者且勿論百姓

困窮必生他變但使徵解不前糧運不繼諸
鎮之兵非餓不能戰卽亂不可戢爲國家憂
誰不如遼必待如遼而復圖之乎恐國家不
堪再救一遼矣故因遼以困諸邊爲養指失
臂因遼以困天下爲剗肉醫瘡職不敢謂瘡
與指不關體膚獨至于肉剗而遍體是瘡臂
失而指無所附何可不深長思也職職在司
庫多寡有無之故經手驚心仰屋愁歎不能
自己謹據實開陳祈賜垂察謹揭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題爲夷氛日熾內備全疎敬陳京營急務以振積弱以實元氣事奴夷發難以來持

廟議者莫不以遼左爲急矣然論遠近則遼左急而京師緩論安危則遼左重而京師尤重盖遼左肘腋而京師腹心也可專急肘腋而頓忘腹心乎自三路喪敗遼之徵兵近三十萬可謂多矣而京師爲四方根本所恃者不過三大營之軍悉強壯老弱盡作實數亦不

過數萬而皆市井遊食之徒不閑擊刺器械
朽鈍衣甲不備火器未習遙見賊來遂思逃
走安能衝鋒血戰以禦強虜哉且散處四方
操畢卽去自謀衣食設有急警號召營兵能
其有數百人可立聚乎近該總督戎政泰寧侯
陳良弼巡視科臣范濟世道臣馮嘉會汰去
老弱而補少壯者萬餘人然未經訓練其積
弱猶故也臣謬叨協理愧乏謝安鎮定之量
徒抱桓冲根本之憂每見建酋攻城殺將舐

糠及米未嘗不心寒膽慄而食不下咽也思
振積弱之勢聊陳一得之愚度時審己僅僅
爲支持目前計若國家長久之策必大破常
格用排山倒海之力臣固未能及也

其一曰選將夫太平無事則重外輕內故轉京
營者皆居官素乏表樹之人今何時也而可
以此爲庸懦藏身之地乎宜

勅兵部凡京營有缺必多方選擇移文商確其才
識可當重任者然後用之俟練兵既有成效

仍與推陞美缺庶幾賢者不恥爲之將旣得人則練兵有法而兵當自精矣

其二曰增兵夫營兵十二萬非寡弱也而頗稱可用者惟選鋒七千人今且召去三千防邊不知何時可回無論建夷狂逞卽零虜猝至臣見諸將之束手無策也謂宜募浙直兵五千與見在選鋒共作萬二千人而營中諸將令其各招家丁副將六十人叅遊四十人佐擊坐營各三十人擇其壯健有技藝籍貫者

書名于冊與選鋒同練以後陞遷副將留營
家丁四十人叅遊留三十人佐擊坐營留二
十人其新來將領攜帶家丁俱如舊將之數
去亦如之如此則目前可得家丁千餘人再
于常伍中選七千人但擇其年力壯健能習
技藝不必專用弓矢以上共足二萬人勤加
訓練他日將領來者相續攜家丁者亦相續
則選鋒日增以漸振作事不駭俗而兵可立
強也臣前在南京因遣兵援遼曾遣坐營張

超往金華募兵三千補南京缺額往返不過
三月途中安靜不擾此時可于南京水陸營
先抽一千會南京兵部委坐營張懋勳統之
用新江口戰船輕便者二十隻龍江營唬船
二十隻每船可載二三十人卽時就道仍令
坐營沈志亮于崇明江陰丹徒江都等處募
兵一千統領來京守京與援遼不同其安家
行糧視赴遼自當少減俱聽南京兵部臨時
酌量仍令張超前往義烏東陽募兵四千以

一千補還南京所抽之兵其餘三千卽令本
官統領前來儻一時召募未集則移咨浙江
撫臣于羅木營兵先發一千撥船差官送之
來京俟張超募完卽以一千還之不過一轉
移間耳其募兵安家行糧卽于兵部題准借
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內動支三四萬蓋原借
本爲募兵用也若銀已起解則南京兵部可
再借數萬兩同爲國事臣知署部事尚書丁
賓決不靳也其押兵坐營三員歷俸俱深若

兵行紀律嚴明人人堪用卽陞以遊擊職銜以示鼓舞此誠救急之計不可再遲者也

其三曰備器械營中兵器頗具然皆朽鈍又百子銃最軍中利器聲旣壯大力能遠到用彈多而所傷者衆但以卷鐵成者放之每每炸裂不能制敵反以自傷宜令工部發銀六千兩委營中叅遊之賢者監匠改造如長鎗長刀短刀鈚頭鈎刀俱加鋼鐵各造五六千件百子銃則加鐵重管再造六千門如內管合

口向東則外管合口向西後密加鐵箍庶不
炸裂傷人三眼銃宜修造一萬把此器一銃
有三銃之用且可代棍于馬上擊賊火藥則
差官于吳橋東光地方買硝工部給黃另行
製造又臣于南京兵仗局見有銅鑄佛朗機
長七八尺者三四十門宜令南京工部移文
其取出二十門連子銃差官解送京管試用蓋
渾銅鑄成則不炸裂而力可及十餘里望見
賊陣而輒發之擊其中堅其渠魁可殪也

其四曰議增餉夫軍士月糧一石所值不過二三百文而收糧有費領糧有費所餘幾何往賣役與人爲有力者坐收其利其親自應役者不能裹腹安望荷戈選鋒雖增糧一石所得不及千文常歎一飽無時今常伍無論矣選鋒于折銀一兩外每月且暫加鹽菜銀二錢俟春操考其中五六矢及能兼數技者列爲上等選鋒又加銀三錢後試若射不中及他技全疎者雖曾增至五六錢仍降爲一兩

二錢再試復然則又降爲一兩若射技旣疎
人復衰弱則降爲常伍常伍老弱之甚者則
革去之賞罰旣明人自爭勸矣或者以二萬
兵加鹽菜銀折衷于二錢五錢間一歲須加
銀五六萬戶部必難措處是又不然今兵多
失額又歲有物故革役若減補一萬便可省
銀六萬兩何愁乏銀臣又有一議中都班軍
歲費行糧銀八萬兩實無五百人至京俱京
中僱人應名若明歲只令一半上班一半以

行糧四萬兩解京便可足鹽菜銀支用矣

其五曰議營房建夷攻破清撫開鐵又擄宰賽
取金白其鋒不可遏矣我之所恃惟遼陽一

城萬一不守更將何恃此卽金人滅遼宋人

都汴之時也宋人惟不蚤防故有靖康之禍

今宜于都城東北西北要害處令工部建營

房千間以待募兵之至使至不擾害民居若

邊報孔亟則將客兵分戍昌平天津者移衛

京師先擇城外廣大寺觀數處以便屯住勿

言選碩畫 卷之二十九 四六
俟虜騎縱橫而後徵天下兵勤王也凡此數
款或因京城已有者爲之區畫或因京城未
備者爲之增設補葺彌縫以救目前豈敢謂
此策便能保百年無事哉臣區區愚衷深慮
此賊未有滅期尤願

皇上思

祖宗血戰櫛風沐雨而得之天下不可以尋常視
其之與文武諸臣同其危勿與宦官宮妾同其
安伏乞

皇上亟發臣疏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逆酋再陷北
關遼陽益危謬陳一得以備採擇事自奴酋
發難我師輕舉失利戎心遂啓入破開鐵如
蹈無人之境猶然不敢卽犯遼瀋懼北關之
或窺其後也今八月二十一日奴已吞併金
白二寨自此全無內顧長驅旦暮間耳夫遼
陽去則廣寧危廣寧去則山海危而薊京震

動此不待智者可決也職考宋史金人初入
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汴闕之意特中
國失備故使渡河得至城下遂有中原之志
今奴爲虺不摧爲蛇柰何往事可爲殷鑒矣
朝廷日議兵談餉遼東日喪師棄城雖有萬
語千言何救一尺半寸只如三晉募卒逍遙
通州無資荷戈徒防脫巾亦可見

廟算之不臧也語曰禦寇者于門戶遼薊京師
之門戶也柰何不思大家齊力禦之視熊廷

弼如遺跡而不顧必待其攔入堂與乃格鬪
哉職有一着請於京師速選智勇健將一員
名曰助遼速選武藝軼格健丁三千大約十
人取一萬人取千京兵不足則募之內外近
京之處務期分官旬日而集今年會試各處
材官良家子弟有志功名下及胥靡免罪之
徒皆得量才徧用名曰精銳如漢之三河使
士唐之挑監一切衣糧安家須從其腆器仗
取之庫局皆咄啐而辦餉則先動藩王所助

及百官之捐俸戶部再立爲令使勲戚中璫
商賈有力之家咸得犒師倡義輸財孰不樂
從夫遼人與奴相割相烹肝腦塗地以障內
地吾人欲保守身家財產猶不肯出力出薪
豈人情乎以上兵將寧少勿多卽不足三千
亦可大司馬大司農親勞問而遣之使星夜
前去一軍行後再置一軍視時勢緩急及三
而止一以張天子撻伐之威一以壯經略犄
角之勢皆實試實行較之畫餅望梅當倍矣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旣踰亭障分掠田里太宗特出聖謨選禁衛驍雄百隊伏要害地與大軍表裏使腹背受敵遂大勝之似可倣其意勿徒專騷動近邊此目前救急之策也職又觀遼自用兵以來奴不入則已入輒得利去道將皆泄泄株守故套漫無出一竒少挫其鋒者夫奴雖強然屢勝之後其氣已驕兵法驕者敗撫臣周永春誠心感動遼人聞遼人愛之如父母廣寧濠斬敵臺懸簾弓弩一

切城守之具皆備西虜亦入我戎索旦夕可恃無恐職謂宜令其乘稍暇厚賞募敢死陷陣之士能絕滅旌旗出入險阻者數百餘人審察地利人齎數日糧預爲埋伏奴果大舉傾衆而出突用大將軍神器襲擊其後奴住撫順外新寨不遠或聲言搗虛以牽制之以助經略之不及使奴驚爲從天而下此竒兵也昔宗澤當宋屢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得成功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入援皆以澤爲

狂不荅澤竟以孤軍進至衛昌出其不意大
敗金人臣聞有從馬林敗逃歸者言破開原
奴皆醉飲熟睡欺我惟怯毫不爲備當時若
有徒卒百餘人乘夜斫之可以得志惜哉賞
罰不明李如楨尸居餘氣雖有宗澤其人者
不肯用命耳此時將材要不易得麻承恩老
馬識途聞在詔獄料四路之敗一一不爽何
不同劉孔胤姑赦其罪置之周永春麾下使
招集家丁立功自贖原任叅將遣戍萬邦孚

係萬世德之子雄傑有父風見繫獄張名世
精火器皆當赦用與之死地使自求生儻能
出奇制勝卽封爵不吝矣昔庚戌之變大同
將戴綸徐仁六月論死八月赦出後二將皆
能成功例有戴罪使過之條奚不可也又有
原任總兵張國柱健丁甚多亦堪起用宋臣
李綱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
可追今日三韓危如蛛絲之引重錘速救之
此其時矣然精神奮發全在

皇上昔漢時匈奴寇雲中烽火達于甘泉天子至于勞師細柳今何時也

皇上猶擁黃白自私爲長夜之樂若付遼于度外者得無有左右近習蒙蔽聰明言奴所惱恨不過遼東彼決不來內地原不足畏者耶秦時涉勝已自立爲王二世止知其鼠竊狗偷耳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而天下不可爲矣今以天時人事卜之

皇上悟則爲漢不悟將如秦臣憂心如焚計無所

出區區狂瞽卽觸忌諱不惜也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接得經略熊廷弼揭帖極言遼左潰敗之形人心離散之狀法不能制情不能聯忠義不能感動號泣勸諭不能使之聽從一旦寇至將立見土崩瓦解之勢臣讀未竟不覺心悸魂搖汗淫淫然下矣夫國家所恃以扞禦寇賊保守邊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卽金城湯池甲士如林芻粟如山亦不能守况該鎮喪敗之後盜甲器械馬匹

件件不備火器全無雖有幾萬傷殘之衆續
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以此
當大敵禦強虜豈有幸乎以是上自將領下
及軍民無一人不爲逃奔計無一念一刻不
爲逃走計自前若此猝遇賊兵臨近倉皇急
迫之秋豈經略一人所能整齊而約束哉今
日遼陽之勢真纍卵不足喻其急此非

皇上與中外臣工安枕而臥之日也廷弼自以勢
不可爲力不能支請

皇上蚤作區處其情亦甚迫矣臣以爲當事之臣
議兵議餉已無遺策議戰議守已無剩詞茲
當救焚拯溺之時爲被髮纓冠之計將操何
術哉惟願

皇上亟御文華殿召見文武羣臣共議守禦方略
此可以震疊人心者一亟發帑金數百萬戶
部給餉兵部招兵買馬之費此可以振興士
氣者二亟下徐光啓練兵姚崇文閱邊之疏
俾令及時料理此可以克詰戎兵者三亟

勅京營總協分布營兵各派信地凡守城禦賊之
具如鎗刀火器櫛木灰石之類一一預備毋
致臨時無所措手此可以護衛

都城者四亟下科道諸臣之

命五城九門各用一人巡視俾令譏防奸細彈壓
紛囂此可以防內潰固根本者五亟

勅薊遼總督兩鎮巡撫及各處兵道務切同仇之
義凡調兵轉餉列屯置守足以杆外衛內者
莫不悉心規畫併力經營毋得袖手旁觀互

相推諉此可以資犄角嚴保障者六凡此皆
目前要務急急圖之猶恐無濟緩急而君臣
上下尚可泄泄而莫爲之所耶總之惟在

皇上毅然奮發幡然改圖一切用人行政之事無
不朝上夕下隨請隨應以新臣民之耳目聳
外夷之觀瞻是又安內攘外之大原臣愚所
傾心拭目竊自爲

皇上望者昔人以燕雀處堂爲不知辟禍之喻臣
以爲不知其危而誤以爲安猶可言也今日

皇上之虜情邊患人人皆知其危而
皇上若自以爲安人人皆知其災而

皇上若自以爲利明明知傾危之禍近在眉睫而
因循怠忽徒徼目前無事倖一日苟安寧獨
請臨朝不允請發帑不允卽如用人一事于

聖躬無一刻勞于財貨無一毫損有何妨碍有何
難處而閣臣已點不發大僚屢催不補考選
散館七年不下法司三署一時盡空舉廷臣

聖意齊心補牘合詞叩闈百請而百不聽竊窺

聖意謂天下無一人足信無一字當行無一言可
聽舉東夷西虜憑陵侵犯無一處足爲吾難
者嗚呼危哉臣謂九重之上舉動若此朝宁
之間景象若此甚非吉祥之兆太平無事之
徵也無乃時值其厄天實爲之而

聖心有不自覺者歟何其宜悟終不悟也臣憤懣
久欲有言茲因東事危迫敢略陳其槩以冀
聖聽之轉圜若當此危急存亡之秋

皇上猶堅執成心毫無轉念朝政之更新無日羣

臣之仰望全孤虜患日深內憂日迫卽

宗廟社稷將有不忍言者又何有于遼陽哉萬惟
聖明省察恕臣狂戇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北關旣陷東事甚危
敬陳援遼十一議以祈立允施行事竊惟遼
宗地之河東一帶被奴酋侵去七八僅遼瀋二鎮
奴前此尚未遽來者一恐北關之襲奴後二
恐北關之爲遼援也自開原破後已撤北關
之藩奴併吞北關爲勢甚易頃北關已爲所

陷其又何憚于遼而不一大舉焉遼之無備
人人所知雖熊廷弼極意綜理無柰兵力單
弱救援罕至只恐遼危近在眉睫遼危而

宗社隨之矣臣謹以緊要十一款不暇文其詞而
直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

望一議總兵李懷信之行須

勅兵部卽刻差官守催就道限一二日內懷信登

程差官回報不許逗遛時刻再

勅兵部急調近邊兵隨尾其後以壯行色助聲援
二議懷信旣去薊遼需人何奮武止可暫移駐
薊一面併薊鎮總兵作速會推如劉渠夙有
將望就近陞補蓋薊鎮逼近

神京關繫更切非名將屯重兵數萬于此不可
其山海關則仍以何奮武守之

三議山海關爲遼薊咽喉汪可受旣聽回籍卽
當推有才望者速補該關主事責任非比平
時近差莫在聲清恬有品但令暫駐該關少

需優調而關差則另揀胸藏甲兵者一員庶
譏察防禦乃能勝任而愉快也

四議兵部添設侍郎臣曾引先臣高拱之言匪
直爲佐本兵不逮政爲邊方多事趁蚤儲才
以備緩急如負才有膽之張鶴鳴輩當急召
之以充添註母致異時束手罔措噬臍無及
五議京師練兵最根本急着協理尚書旣已到
任施爲次第自有可觀顧協理一番整頓則
需一番資斧如京營議欲增兵則不得不資

饒于司農議欲建營房備器械則不得不仰
給于水衡計協理斟酌節省亦無多費但祈
勅下二部多方設法恣所欲爲毋得執拘以掣協
理之肘聞協理攜有南來膂力過人之武弁
徐璉急欲用之京營而泰寧侯老耄須

勅令拱手而聽協理之主持乃無悞兵戎大事耳
六議徐光啓練兵姚宗文閱視俱當速遣光啓
駐劄何處職銜何官團練何兵只須閣部會
同登時具奏何必泥拘常格徐徐以俟前疏

之下乎宗文奉

命日久應行事件原合題知况吏部已奉題知之
綸宗文又自爲題知之請兵曹反葛籐不斷
等待無期望

皇上立查部疏遣宗文卽出而嗣後兵曹該題知
者題知毋得紛紛自處煩厭自取耽閣

七議戶兵大臣年來以緩之一字病入膏肓不
可不以急之一字爲對症藥石卽如臣鑄錢
一疏兩年兩上戶部條陳亦曾採及業經取

旨仍復寂然莫得其解又臣有開將材科一疏許
令廢將自帶家丁多者量予登仕而卽以其
家丁充兵卒以爲不調之調不募之募又免
安家行糧一舉數利兵部初擬據揭酌覆而
今竟置高閣矣

八議徵兵入衛如徵河南兵五千衛昌平以固
陵寢徵浙兵五千衛天津以固門戶徵山陝兵共
六千衛通州以固倉儲此皆得策獨計諸兵
鱗集須是大將統之道臣彈壓之鈐束欲肅

言選石畫 卷之二十一
訓練欲勤三鎮道臣皆賢者惟是三鎮地形
不無廣狹能盡容此數千人否數千人能無
擾及居民否剏立營房以便安插亦須蚤爲
之所至通州屬密雲道所轄地里遙隔恐鞭
長不及馬腹今晉兵三千不日可到卽禦之
肅而訓之勤將其道臣能遙制乎抑別有制
禦之方乎此皆兵部不可不蚤爲計也

九議遼兵太弱委應議加徵調太多又應議減
如部臣楊嗣昌疏急須酌以徵兵定數再爲

檄催但途次驛騷深有可慮臺臣劉蔚曾告
臣以中州地方被兵經過諸肆行掠標者姦
淫者相望于途大抵小州小縣每經過若一
日有千名之多亦難安頓且易逃遁臣謂每
千名作四日陸續魚貫而行則每日經過止
二百五十名仍須領兵官駕馭防其逃制其
擾此兵部不可不行文衝途遍爲曉諭者也
十議措餉甚艱除加派外更無可處只有清查
冒支一法柰戶部旣無叅覈之權科道又以

行查不便卽臣戶垣繫關錢穀亦何從得其
支用確數近如遼中管糧通判有以貪論者
可不追贓正法乎若止以三褫聽其奉身而
退則窮詰無繇餉終不可問矣既有督餉大
臣或須設一巡餉御史譬如漕運有總督則
有巡漕倉場有總督則有巡倉凡本色之轉
輸不速折色之銷算不明皆聽巡餉御史得
行廉覈而白簡從事庶冒濫可清漏卮可塞
不至如年來之五百萬化爲烏有也至于餉

兼新舊頭緒溷雜河隔東西支銷焚錯臣謂
舊餉司原設在廣寧或河西一帶專支舊餉
新餉司原設在遼陽或河東一帶專支新餉
庶覺清楚遼平之後再作別議無不可者

十一議運餉陸海宜兼固不得以風濤之險船
隻之艱而專靠梯山亦不得以脚價之難道
途之擾而專憑航海夫脚價之區處在戶曹
道途之防禦在郡邑此猶易辦者乃海運獨
以累登萊彼登萊之雇船買米募夫無非以

應解京邊額銀那移克給乃額銀幾何勢不能不及于他郡而他郡轄有近海州縣又不能不以海運資其協濟董是役者惟道臣陶朗先朗先止轄登萊欲其施之別屬阻隔難行確宜加銜另給

勅書凡外郡近海州縣咸聽節制庶幾協濟可以通行而無碍臣與督餉侍郎曾有此議此其意爲海運乎爲巡道計一官乎乃當事終恡一銜而不予抑何其惜官爵不惜封疆也以

上諸款語次不倫總之籌邊及腹外攘內安
臣迂見具是若夫足食足兵遠略則上有

聖裁下有羣策外有邊臣之戮力嘔心者應且犁
然畢具矣惟是臣言或亦二三可採伏乞

聖明採擇下部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遼事已壞國勢難支仰祈
皇上亟救顛危以保

宗社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遼東情形經臣章
奏不啻切矣

皇上亦真見攻陷北閔必犯遼瀋矣臣以爲遼瀋
不守廣寧山海以至都城又不知何所恃以
遏賊鋒也竊念國家自奴賊發難爲時一年
有半內而卿寺科道外而督撫藩臬郡縣靡
一不爲遼拮据也大將偏裨廢閑者見任者
靡一不爲遼調用也一切戰士若民兵若土
司靡一不爲遼調遣也戰馬抽之各邊市之
虜地又兌寄養兌營驛靡一不爲遼徵發也
益甲器械隨帶于邊兵湊發于內庫靡一不

爲遼備辦也兩京庫藏靡一不爲遼搜括也
省直州縣減扣加派靡一不爲遼腹削也剗
肉無餘決裂日甚若經臣熊廷弼之奏聞

皇上者兵將馬匹器械旣若此軍心民心又若此
至各將只拚一死了事道府甘捨性命待亡
皇上想此等光景遼陽可以保守否當此時而不
救遼則遼終無可救之時儻此時而遼不救
則京師尚忍深言哉厝火燎原之際爲焦頭
爛額之圖計惟有急招兵廣購士爲目前急

言選碩畫 卷之二十九 六四
着廼招兵邊鎮奉

旨月餘久已部劄行各鎮總兵官而安家馬匹器械之費求之戶部不應求之工部不應求之太僕不應幸得之

皇上者復扼之諸司則計窮購士畿輔其錢糧搜括于地方事權責成于科道勢不同于各省之寫遠事不各司之牽制乃屢爲催請天聽彌高可各官者又不能得之

皇上則計又窮此時急當求兵而肘多旁掣迨用

聖明
兵無兵將誰任之亂形已露不容猶事朦朧
宗社將危不得顧惜軀命用敢冒昧瀆請伏乞

皇上卽

勅下在事諸臣協力同心毋分彼此更乞允臣募
兵畿輔繕修重城諸疏以便施行如蒙

聖明軫念危遼急需兵餉已調者非錢糧不能來
見在者非錢糧不能養特發帑金數百萬以
濟燃眉此臣等之所深願與內外諸臣之所
共懇者也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眷題爲遼事日危一日廟算日緩一日懇乞

聖明熟察遼情深籌國勢速爲區處以救傾危事
職竊見遼自敗衄以來牘滿公車皆陳單弱
乞拯援而未及人情之何若也昨得經略熊
廷弼疏摹遼之懦帥怯將逃軍散民情狀如
畫微獨遼也卽千古所畏瓦解魚爛之情狀
亦復如畫但求

聖明省覽早作區處而已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俾晝作夜廢萬幾而獨營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之貨賄曾不聽信一言區處一
事故至于此頃廷弼矢心經略無論功名無
論成敗且九死一生在呼吸間矣其言猶不
足信乎其所募列猶不足畏乎卽今都城宿
十餘萬兵聚百千億萬姓咸有離心而無固
志與遼同也脆人駑馬朽甲鈍戈不可戰不
敢戰不肯死于戰無以異于遼也智者不見
其形且察其影今明明形見如是

皇上何恃而不恐夫區處遼事惟兵與餉廷弼初請兵止十二萬七萬今乃請二十萬蓋時異勢殊然據部疏所調募者取盈亦不難矣法宜促其前進而安插之毋騷于道路分將統之逐隊訓練毋擾于居民軍興以來未嘗乏餉直洩于漏卮而人莫肯問今經略肩之閔視科臣綜覈之無憂破冒矣法宜盡罷一切苟且無藝之徵勿見咫尺而失尋丈以傷國體而搖民心第大興鼓鑄倍爐開局度每歲

可增至累百萬而軍儲自饒其已冒餉者吮
膏蠹國流毒四海不當循勘議之套置不問
也議罷之督臣速宜賜決已逮之罪臣宜卽
明刑代總督者卽日會推仍于疏中計程刻
定蒞任之限兵部添設兩侍郎以備非常亟
採羣議聞諸朝募兵當差臺省兵部宜遵兵
事題知之

明旨俾之遄往武闡急武藝而略文辭是矣科臣
官應震卽將卽兵卽餉疏議論鑿鑿宜力行

書通石畫 卷之二十九
以收三科之實詞臣徐光啓業已奉

旨練兵矣宜寬文法假便宜俾得展布其四體而
毋虞中制外撓都城防守分布信地凡一切

守禦之具先事料理毋致臨期莫措更祈

皇上朝覽奏而夕下部臣聞議而旦題毋徇近年
優游玩愒之習如此猶虞虜情叵測變態風
雲區處有未當者况乎悠悠忽忽竟置人情
而不爲區處耶大抵人情何常顧我所以駕
馭聯屬之者何如耳遼之軍民見三路敗衄

也開鐵立陷也東西之勢合北關之援絕也
室家縈其慮饑寒迫其躬殺戮繼其後如處
驚濤怒浪中而一無所繫命柰之何不恐彼
見懦帥怯將一籌莫展涕泣欲死草木風鶴
皆兵柰之何不恐經臣倉卒受任萬姓屬目
彼見呼將不應呼兵不應赤身徒手之卒莫
備衝鋒禦侮之用柰之何不恐自東事以來
皇上若急若緩請

御殿不報請發帑不報請罪已不報彼且以

皇上之忘遼棄遼若此而汎汎爲不繫之舟柰之
何不恐

皇上欲恢復遼之封疆莫若收拾遼之人心則立
御文華下詔刻責慨發帑藏凡廷弼所請一一見
諸施行如呼吸相通而絕無壅闕窒碍之患
庶人心定神氣壯而瓦解魚爛之形忽變爲
繩聯膠結之固此之謂

廟算非廷弼之所能與也廷弼第拱手受成以張
撻伐之威而已矣職義已致身憂同國戚讀

廷弼疏一字一血故敢披瀝以瀆

天聽伏惟

聖明省覽立賜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救遼再無別法急着惟
在發帑謹瀝血哀懇伏乞

聖明慨允以救危遼以保

宗社事職待罪撫遼將幾一年一切兵馬錢糧無
日不爲籲請至與計臣苦心相規不敢道內
帑一字誠恐萬一以觸忤之故致百事阻隔

言選碑畫 卷之二十九
非遼之利也是以隱忍不敢言耳今遼存亾
只在旦夕見于經臣遼左大勢久去一疏職
宗孫不敢再爲臚列以搖中外之人心以貽

聖衷之震恐但就此至危至急之中求一線生路
惟有發帑一着職請得而究言之曩中外之
○查所欲聯屬者北關也今北關已破矣急須聯
望即絡朝鮮自寬奠失利麗兵盡殲于奴今欲其
天壽整頓兵馬一駐昌城一駐滿浦以示犄角之
勢賊欲入則畏朝鮮之躡其後也職以爲非

二十萬犒朝鮮不可矣自撫清三路敗歿及
開原鐵嶺陣亡將士不下數萬今量給棺木
孝布銀三萬而會典開載陣亡有父子者准
優卹銀三十兩有母妻者准銀十兩總而計
之非得百萬不可矣援遼軍丁例給安家銀
五兩各鎮間有全給者有半給者有未與者
卽如川兵一萬頗爲奴所畏止領過安家三
兩尚少二兩嘖嘖有言職標兵一千駐防瀋
陽職多方體恤與之送犒賞與之送寒衣領

兵于總與以守備劄付溫言慰諭靡不西向
叩首矢心殺賊由此觀之軍心未始不可鼓
也重賞在前嚴罰在後拿定主意站定腳根
分守遼瀋互爲聲援投膠挾纒時加鼓舞職
以爲非得二十萬不可矣宰賽父子入奴轂
中奴挾宰酋爲質欲與煖兔諸營講和職與
經臣密議差人持諭帖赴煖兔抄巴等營挑
激示以中國之恩與奴之不可憑信今巴頭
已領賞去抄花見今講賞機有可乘難以空

言縻也愍與北關初媾北關覆滅愍必動情
就此挑激可爲我用今愍使已領諭帖去矣
東約抄巴西激虎墩皆職授意中軍麻承宗
與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相機委曲行之署道
事郎中馮汝京又時爲密議天若祚我國家
必得其用啖之以利而後樂從固理勢之必
然者職以爲非得六十萬不可矣總計可得
二百萬而此二百萬者留之內帑不過太倉
一粒曷關重輕儻

皇上默然深念卽日

御文華殿召見羣臣下軫恤之詔允微臣之請急
勅科臣姚宗文星馳出關宣布朝廷恩惠撫循軍
士收輯逃散前所請內帑銀兩卽令與職等
計議而行事完銷算具奏若御史劉光復膽
氣最優叅將張名世火器最精乞卽出之獄
中復光復原職俾來遼共事張名世歸柴國
柱營以戴罪管事亦救急一着也至于李懷
信朱萬良職等屢次催請乞卽如經臣疏

勅該部勒令九月初旬以內到遼庶克有濟職又
惟戰守俱以人心爲主而固結人心全以道
將爲主今道將怯懦終日相對流涕明開逃
走一路總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報

陛下之念淺也更乞

天語申飭仍諭京城內外不許謠言煽惑人心職
待罪鎮撫惟鼓舞人心誓爲生死守斷不肯
少退一步讓賊驅之路也

○閱視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再陳兵食防禦

之策以祈

聖裁事竊見奴酋跳梁日甚先克我開原以絕北
關之援卽破北關以省其內顧之憂恣意長
驅目中無全遼矣第以兵事揣之奴屢勝而
必驕我屢挫而當奮奴深入以犯遼陽此中
勝負之數相半所云收瀋陽之扞衛作遼陽
之全力能分合奇正顛倒棄取以瀋陽餌賊
以遼陽爲桑榆之收此兵家上算也退亦何
害如瀋陽爲死地退之遼陽賊再逼遼陽又

圖退步則諸道將之所爲併力退守不過求
緩須臾死耳亦何利哉此則在經臣相形度
勢以定進止卽兵力聚于遼陽而輕兵遊騎
分隊迎擊須在瀋陽之外偵候哨探須在開
鐵之外賊將入境早爲分布從容待賊便當
有濟如禦虎者虎先見人則人死人先見虎
則虎傷此明喻也各處援兵聞有陸續至關
者益甲火器等項科臣祝耀祖多方設運抵
關第恐到關後轉運艱難或須遼東撫臣遣

官督催援濟耳兵餉二事諸臣謀議悉矣賊勢急則憂無兵兵將集則憂無餉此事理明白易見者兼以調募頻煩而統領不得其人則所過虔劉如被烽燹部臣楊嗣昌疏言之懇切職所云將棄一隅以安天下而一隅大繫安危將竭天下以衛一隅而天下虞其騷動已言其槩矣竊謂今日議兵當以經臣之言爲準則戶部議餉便可以調募之額爲準經臣熊廷弼初至遼陽部署未定如稍有次

第便可圖上方略如今日戰守須兵若干進而復開鐵清撫須兵若干再進而大舉須兵若干川湖土司與東西南北之兵備在遼左如何方堪戰應調應募何方不堪戰不應調募酌遼事之始終量中朝之物力必與兵部明作商略兵部于經略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則兵不至漫而無數戶部議餉除兵之見在遼左者職今隔關遙覈卽不能一一數計悉心經理或數可稽其

新議調募者兵有定額則餉可預儲于照兵處餉外多備三分之一則餉不杳無可憑儲糈既預如各處調募兵到宜出關者卽日催遣出關宜安插者卽日關糧安插可無意外之變戶兵兩部宜題請日期集諸臣廷議如以兵合餉新舊歲入不足供億則除

皇上發帑充用外如加派協濟宜多方設處前見部臣劉榮嗣疏太倉幾如懸磬而各邊年例歲賞積欠數多藩司知新餉急視舊餉爲緩

移舊解新此盈彼歉可謂不急公家之甚矣
職謂考成府縣之法積久漸弛宜改而考成
布政覈其一任三年完欠若干立爲停陞罰
治之法聽其督促府縣軍國方殷之日法有
覈而非苛此所當併議者也論夷狄者當論
夷狄之情如其意止搶掠則覘一方之虛實
奴酋稱朕建號披猖無忌則漸入漸深覘內
地之虛實儻廣寧有重兵便可壯遼陽聲援
山海有重兵便可壯廣寧聲援畿輔左右有

重兵便可壯薊西山海聲援連衡之勢重則
窺伺之念輕此不再計者也聞廣寧撫臣周
永春牘戶綢繆城守具備所不足者兵耳或
于出關援兵留十分之一二或將遼陽之兵
挑選一番如經臣所言不任干戈不備衣甲
器械馬匹者撥回廣寧以聽因時訓練因時
辦給練習堪用聞警赴援如職同官張延登
所言則廣寧有兵卽遼陽之後勁也山海關
一帶城垣多壞宜如按臣王象恒所請急爲

修葺新推總兵何奮武不堪專閫急宜更置
採擇將領有威略者統兵萬餘當關鎮守通
州倉廩所聚運道咽喉除額軍二千八百名
所宜清查增其糧餉豁其差役外或卽召勇
壯衛丁或用各處募兵團練萬餘列營防守
兩處將領總一大臣節制使呼吸相應如左
右手薊門有事卽分撥以救薊門山海有事
卽併力以衛山海蓋國家兵事不報病在有
防守而無策應之兵防守之兵止能用正而

今之防守且不能用正策應之兵屯練雖有方所而奔赴無分遠近或衝或伏可以用奇可作內地屏藩可樹外夷觀望所云禦賊于門庭之外都城得從容整暇以修守備此防禦之所當亟講者職見京營副將鄭登雲投職條議欲于鴨綠江設守官一員統我兵麗兵共萬人以存屬國登萊運草甚難或量發草價令朝鮮運入以濟海運之窮旅順原設遊擊一員統兵三千爲東征守護運事今海

運至彼交卸恐有外變宜照舊添設以防不虞二議大有關係所當併行議者也伏候

聖裁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九終